

金禹民印存



鑄漢印

金禹民自題



装帧设计
责任编辑

吴越中

金禹民印存

编者：金

煜

出版者：湖南美术出版社

地址：长沙市人民路十四号

发行者：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刷者：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

开本：七八七×一〇九二毫米 三〇开

印张：五又五分之一印张

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一——五〇〇〇册

统一书号：八二三三·四一〇

定价：一元九角七分

金禹民印存序

我常遇到青年同志有志求学，但自恨不知门径，又抱怨没有学校可上。或想根据自己所爱好的学术门类，去投良师，有时又不能那么凑巧，那么合适。还有上了学校，堂上听讲，源源本本，有时关于自己所急切想知道、想学到的部分，却又相距遥远，因而感到茫然。诸如此类的事例，真不知曾有多少。

每当我遇到这些同志，提出这类问题时，我常举出几位我熟识的前辈和朋友求学、学成的例子，以及他们的艰苦的历程，困难的条件。门类尽管不同，奋发并没有两样。

当代金石篆刻名家金禹民先生，既是我熟识的朋友，又是

我常向有志求学的青年常举的一位榜样。

金先生幼年家境寒苦，在北京一家小文物店中帮工。自己爱好篆刻、书法，当然没有适当的条件。恰巧篆刻学的前辈大家寿石工先生常到那店中买东西，金先生把自己摸索学习的篆刻作品向寿先生求教，极蒙寿先生的鼓励和指授。试问这种店铺，能象课堂那么容得详细讲解吗？来往的顾客能象教师在黑板上书写例证吗？而金先生就这样从寿先生那里不但学到篆刻的基本方法，还学到篆刻中更重要的道理，因而才能深入于师法，变化了师法，终于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。在治印之外，金先生还自己潜心探索，参考前代名家的作品，掌握了雕制印纽的艺术，这就是寿先生传授之外的成就之一了。当然更不例外，和

历来的篆刻名家一样，写得一手很好的各体书法。在这样的学习条件下成功的例子，当然不止金先生一人，例如清代的汪中先生，近代的杨守敬先生，当代的徐宗浩先生，以及若干前辈，又哪一位是一帆风顺地在其平如砥的学习道路上学成的呢？

我不会写篆书，也没有学过刻印，但我为了使用印章，常求朋友刻印。年多了，积累了不少印章，也使我受到熏陶。虽不知其所以然，却也能辨别流派，我求金先生给我刻过许多印，我仔细把玩起来，在我所能说得出的感受，大致是这样：每划的刀口，总是那么自然的、准确的、平正的、不加修饰的。下刀处那么恰当，行刀处那么理直气壮，效果上又是那么令人寻味无尽。我也曾见过不少刻印家讲究刀法，并夸耀刀法如何勇猛，

如何不补第二刀。但从效果上看，好象只见刀痕，不见印文。我看金先生的印章，入眼的先是一个画面，一幅巧妙织就的图案。再看它组成的材料，是一条条的光润刀痕，每一刀痕，又都是内含千斤，只用四两的力气。依我这外行人的体会，这大概是刀法与章法处处统一的结果吧。我又从印面上看到一幅幅的篆书作品，不过是用红色印泥写成的罢了。自不待言，这和他的书法功夫又是统一的。胸有成竹，是论画竹的一句名言，我借来说明我对金先生治印的艺术的理解，他是胸有成竹，胸有成印章，腕有现成的刀锋，三者密切结合，成为一体，而这一体，又绝不是临时凑起的。

我们从这里得出一项经验：就是每一种艺术，绝不是单一

方面的修养所能造成的，更不是三天两日所能练就的。金先生曾为我刻一印，我在他案头看到他在纸上画出这方印的样本，不仅止字迹笔划的安排，而是连笔划应粗应细处，都设计出来，可见他在每个寸余的石面上，都是如何精心用意对待的。如果不是我偶然的看到，又谁知那些单刀直入，不加修饰的印章，是怎样刻出来的！至于他晚年左半身偏瘫，还把印石挤在桌边，用右手刊刻不辍的事，更是人所共知的。

金先生的艺术，当然不是每个学人必学的；他的学习经历，也不是每个学人同遇的；但他那样刻苦学习、精心探索、病残不懈的精神，则是不分年龄大小，不论学术门类，也不管在什么工作上，我觉得都是名副其实的榜样！

金禹民印存

金先生平生刻的印、治的纽、写的字，当然流传甚广，晚年病废，即印稿也散失了不少。现由金先生的弟子金煜同志辛勤搜集，得成此册，不但对于纪念金禹民先生是一件盛事，我想一定有不少向学之士，将从这册中得到启发，受到教益，这也足以实现了禹民先生的意愿了。金煜同志还在不懈地继续搜集，我们还热诚地希望能随后看到这个印存的续集。

启
功一九八二年八月

金禹民传略

金禹民（一九〇六年——一九八二），满族镶黄旗人，姓马佳氏，原名马金澄，字宇民，后以金姓，改字禹民，号宜斋、西桥，别署自耕老人。斋名谦牧堂、长年馆、籀汉簃等。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一日生于北京北新桥梁家园，世居京华，家素贫寒。七岁入教会小学，次年入北京方家胡同小学。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九年入旗人所办的内火器营小学读书，至高小毕业，在校期间绘画习字为全校佼佼者。因家境贫困，无力升学，即捡煤渣、卖冰核，随其兄走街串巷，打小鼓收买破烂糊口。后至宣武门内丽观斋古玩铺学徒，聪颖好学，对砚台雕刻、金石印纽

颇感兴味。年十九，有所思：『人无一技之长，则不能立足社会。』遂奋发自励，学习篆字，研读印谱，摹习篆刻，日有所进。

一九三〇年从师于寿石工先生。寿氏为示治印之道，嘱摹拟吴让之、赵之谦、黄牧甫、吴昌硕四家，并广涉古玺汉印，以益其趣。尤学皖派方整奇峭，其刀锐，意在巧。又学浙派圆融茂秀，其刀钝，意在朴拙。由此着意皖浙之共治，并汇通秦汉古玺之神理，技艺大增。

禹民从师寿石工先生不久，即附润于寿氏笔单。寿氏应酬过忙，多请他捉刀。寿石工在其《杂忆印人》有赠禹民诗云：

『奇字覃研有会心，一炉浙皖费沉吟，
敢云薪火真传在，冰水青蓝感不襟。』

禹民先生除篆刻外，又精印纽之雕镂，叶恭绰先生曾赞曰：『禹民先生工制印纽，视杨玉璇、尚均、马文辈殆无多让。』他刻印制纽为国内外艺术界所瞩目，著名国画家黄宾虹、齐白石、徐悲鸿等，均给予极高评价。对京都古建筑之雕刻也潜心钻研，旁及汉砖、制砚、刻碑刻竹、传拓、瓷器铜器鉴定等莫不得其妙。友人曹克家有石印纽断矣，禹民将残处随形制成卧牛纽，见者惊叹，笑曰：『是牛何处牵来？得无七夕夜间，君乞得天孙巧乎？』

一九三九年，北京大学文学系聘请金禹民先生为篆刻导师，时寿石工亦兼任篆刻，禹民请改为雕刻导师，以示不敢与师并驾。校方颺其请，其谦抑为师生所称道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故宫博物院聘金禹民为文艺技术员，专职从事古代书法、篆刻珍品的复制及研究，他的高超技艺，始得其所。他为故宫博物院复制历代名章，以及临摹唐柳公权《蒙诏帖》，均可乱真，观者叹曰：『逼似原作』。他为保护古文物做出了出色的贡献。

一九五六年参加北京金石书法研究社，并担任理事。同年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·皮克雕刻大理石桌面。

一九六一年以来，金禹民作品曾六次被选入赴日书法篆刻展览。

一九六四年参加北京市第三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。

金禹民中年以后，专攻书艺，尤以小篆著称，宛转雅丽，别

具一格。近年他又曾以甲骨文、周金、石鼓、秦金、小篆、隶书、行草、楷书八体书为专卷。启功先生题识云：『禹民先生金石名家，铁笔之余，尤精八法，不独篆、隶擅场，各体俱称拔萃。……今观此卷八体备工，而各与为章，能分能合，信属艺圃之新观，书林之雅玩。』颇为推许。

十年动乱中，身心备受肆虐，由湖北咸宁干校归来不久，即患半身不遂症，时值一九七三年。由于左侧麻痹，生活已不能自理，然不甘就此搁刀，病中仍单臂操刀挥毫，从事书篆，以坚强的意志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创作出许多艺术精品，并刻有『锲而不舍』、『我心与石俱往』等印章自勉。

吴让之自制『吾年八十』印，寿石工藏之有年。适逢汪仲

虎先生八十寿辰，寿嘱潘渊若持此印赠之，且曰：『俟吾八十岁时，仲虎须以此印还赠。』潘因留印拓，赠与禹民，禹民曰：『他年大师兄八十岁时，吾必价此印为祝。』潘笑而谢其盛意，亦曰：『君八十岁时，余亦必以君印还祝君寿。』寿石工、仲虎先生相继谢世，让之原印已不复知其下落。禹民临终前半年，似知不祥，念念不忘此事，于潘渊若七十九岁时，提前仿印，以践诺言。余曰：此为人品耳。

金禹民先生曾任中国书画研究社艺术顾问、江西大学书法学会名誉顾问，北京东城区书法学会副会长等名誉职务。一九八一年五月，以特邀代表资格参加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。

禹民先生的金石书法艺术成就，及一生谦逊好学、百折不挠、治学严谨、工作勤恳、热心培养后学的精神，均受到金石书法界的一致称颂。

一九八二年二月八日，金禹民先生因心脏病抢救无效，在北京同仁医院与世长辞。

关 山 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

周秦漢魏古印描篆文
字參差離合妙極自然而
紐制螭龍辟邪天祿神奇
工巧無濃不肖馬氏先生精